



共产主义的幼芽

天津市鸿顺里的居民組成一个社会主义大家庭

中共天津市河北区委街道工作办公室 編

河北人民出版社



共产主义的萌芽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共产主义理论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编

（1957年10月）

中国青年出版社

共产主义的萌芽

天津市鴻順里的居民組成一个社会主义大家庭

中共天津市河北区委街道工作办公室 編

★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保定市裕华东路）

河北省书刊营业許可証第三号

河北人民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

1958年9月第一版 1958年9月第一次印刷

787×1092 $\frac{1}{32}$ · $\frac{7}{8}$ 印張·13,000字

印数:1—15,000册 定价:(5)0.08元

統一书号: T 7086·154

F16
C63

序

天津市河北区鴻順里四十二戶的职工家屬在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經過三天苦战，全部組織起来，改变了一家一戶的生活方式，从个体分散的“小家庭”走向了集体新型的“大家庭”。他們組織了各种集体服务事业，把自己由消費者变成了生产者。这是全民大跃进的沸騰生活中放出的異采。

集体化是我們一切事业发展的方向。工人階級不要說，农民、手工业者小商小販也早已組織起来了，可是城市居民和职工家屬他們一直处在分散状态，他們一直还是“单干戶”。能不能也組織起来，也集体化呢？天津市河北区鴻順里的經驗作了令人信服的肯定的回答，集体化也是包括职工家屬在內的城市居民的根本方向。

鴻順里这个集体新型大家庭的建立，标志着共产主义思想的成长，妇女劳动力的彻底解放，社会面貌的巨烈变化和人們幸福愉快生活的新发展。当然，更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設事业正在乘风破浪

地奋勇前进。事实可以看出，广大的街道居民和职工家屬組織起来以后，解脫了看孩子、做飯、洗衣服等煩瑣的家务牽累，使有劳动力的消費人口，均变为創造物質財富的生产人口，而且很好地安排每个人的政治、技术、文化学习，人們的集体观念和共产主义思想也在大大增长。这样，就使社会面貌出現了一个人人有工作，事事有人管，各負其責，各尽其能，生产愉快，生活幸福，和睦團結，互相帮助，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嶄新局面。

鴻順里組織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已經初具共产主义社会基层組織形式的若干特点。当然，它还只是一棵共产主义的幼芽，但它将和农村的人民公社一样，会逐步发展成为城市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在偉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正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进行建設，我們相信，共产主义将是不需要很長時間即可到来的前景，讓这种共产主义的幼芽在各地城市街道更加茁壮的成长吧！

編 者

1958年8月

天津市河北区鴻順里是个十字形的胡同，进入胡同好象进入了另一番天地，整齐的瓦房，下半截用石灰刷的洁白，胡同的甬路干净的連一根草棍都找不到，甬路两旁摆滿了一盆盆的鮮花。胡同中央的上空，有一面写着“共产主义社会基层組織形式的幼芽”几个大字的紅旗，迎风招展，好象叙述着这里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总路綫照亮了人們的心

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河北区鴻順里的居民們干劲冲天，經過三天苦战，改变了一家一戶生活的面貌，組織起一个集体生活的社会主义大家庭。

这里是个职工家屬居住地区，有居民四十二戶，其中除一戶小商贩外，都是职工家屬，共有二十五名家庭妇女，四位上了岁数的老大爷。解放前，工人們受着帝国主义的統治和資本家的剝削压榨，生活非常貧困。六十多岁的賈希增老大爷，在这个胡同居住三十多年了，他想起旧社会这里人們的生

活，真是有說不尽的苦楚。賈老大爷当过銅翻砂工和鉗工，一个月才能收入三块钱，維持不了一家五口人的生活。后来自己就搞点小銅器来卖，还是不行，經常东借点西借点的吃飯，有一次当了个夹袍才吃了頓飯。好些家都因生活所迫，經常典当衣物被褥，因沒錢贖回，过冬全家几口人就只盖一条被子。那时家家破乱不堪，忍飢挨餓，垃圾和粪便堆滿了半个胡同，整天你病我倒的，一片凄凉。

解放以后，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人民翻了身，工人作了主人，彻底拔掉了穷根子，家家户户过着富裕的生活。全胡同差不多每家都有人参加了工作，一般的戶平均每人每月收入在二十元左右，不少家新买了自行車、收音机、手表和衣服等物品，生活大大提高了。就拿賈大爷來說吧，一个兒子，两个女兒都到工厂去做工，每月收入二百来块钱，平均每人每月收入三十元左右，生活非常幸福。他因岁数大了沒有工作，可是他总忘不了解放前和解放后对比的巨烈变化，感謝党感謝毛主席的思想，指使着他怎么也閑不住，于是就搞些街道工作。平常工作积极，对群众非常关心，所以群众选他为这里的居民小組代表。由于这里人們的經歷相同，大

家都有着和賈大爷同样的思想，他們积极地参加各种学习，所以思想觉悟提高的很快，团结也很好，在各项运动中都表现积极。象在卫生方面，从1952年到現在一直保持着区級模范胡同的光荣称号；抗美援朝时踊跃捐献飞机大炮；每次認購公債都戶戶不拉。可是，几千年来遺留下旧的习惯势力，仍旧束縛着这些职工家屬們的思想，还没有彻底摆脱掉圍着鍋台轉的小生活圈子。职工家屬焦玉珍，今年三十二岁，身体很健壮，家里三口人，白天丈夫上班，孩子上学，就她一个人呆在家里。每天除了生爐子做飯，縫縫洗洗的以外，再也沒有別的事，挺膩煩的。有时就跑到胡同口站会，看見人家拿着書包上下班来回路过，自己有无数的感慨。心想，人家多好呀，自己什么时候也这样呢？可是她摆脱不了小生活圈子的束縛。她和許多家庭妇女一样，認為除了做飯、縫縫洗洗、抱娃娃，还能干什么呢？

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光輝照亮了全国，也照亮了这个小小的胡同。它象一把万能的鑰匙一样，把人們的思想打开了。

总路綫的精神傳到这里以后，人們的情緒非常高漲，思想沸騰起来了。党在总路綫中提出“要在

十五年或者更短的時間內赶上或超过英国”，这在他們思想里当然是了不起的事情。在天津住过的人誰不知道！誰沒受过帝国主义的压榨？而現在就要在短短的時間內，把他們远远的抛在后面去，这样振奋人心的事情。“赶英国人人都有責任。但人們都想，我能为国家貢獻什么力量呢？”人家工人农民都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家庭妇女如何鼓足干劲？怎样为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服务呢？焦玉珍这样琢磨了多少次了。正在这时，天緯路街党委書記相文泉同志召开了群众积极分子大会，結合貫徹总路綫傳達了中共河北区委关于調动居民力量支援生产建設的問題。相書記提出：要調动街道居民力量，参加生产，参加服务事业，并相应地作好家务安排，彻底解放妇女劳动力，为建設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消息傳出以后，立即引起了这里的居民强烈反映，她們的思想就象决口的洪水一样，再也不愿过那种整天圍着鍋台轉的生活了，要求参加生产，参加劳动，从瑣碎的家务中解放出来，为社会主义出把力气。这时焦玉珍的思想也一下豁亮了。她想“对呀，参加了生产，我們妇女才算彻底翻了身，也成了工人了，建設社

会主义咱也出了份力量。”她兴奋的好几夜沒睡着觉，每天一連跑好几趟去找选区副主任張裕庄，要求参加生产。一次她兴致勃勃地說“我要参加生产。人家都鼓足干劲，力爭上游，我也要为国家建設服务，貢獻一份力量。”她怕主任听不明白，又补充說“我只有一个十三岁的女兒，她爸爸每月收入不少，生活沒有困难，我参加生产不是为了錢，我年輕力壯，又沒有多少家务事，正該給国家多做点事情。”許多人都和焦玉珍想的一样，恨不得馬上参加劳动。街党組織和街办事处帮助她們和恒大电綫厂取得了联系，給厂里加工倒銅絲。使她們在生产上和生活上組織起来了。

自覺自願

在組織前，街办事处召开了群众座談会进行宣傳酝酿，并串戶訪問，給大家指出了妇女解放的道路和支援生产建設的重大意义，并說明組織起来参加生产的好处。絕大多数群众一听说組織起来参加生产，劲头非常大，一致表示愿意参加生产参加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設貢獻自己的力量。但是，也有的人說“我不指望那点錢，我也不参加。”还有的

人說“自己参加生产,把孩子放在托兒組不放心。”还有的人觉得参加了生产組,在一块过日子不行,怕“一吵嘴散了伙”等等。組織起来必須是自觉自愿的参加,不能勉强,更不能强迫。有这些思想問題怎么办呢?街办事处和选区主任研究开个辯論会,讓大家把這些問題討論討論。辯論会是先从討論居民們怎样支援生产,怎样把自己从瑣碎的家務中解放出来开始的。这样一来,可就你一言我一語地談起来了。这个說“咱們参加生产不是为了几个錢,是为社会主义建設。解放前什么样,現在咱們什么样,咱們可不能光顧自己不管国家,再說不参加生产,怎么解放自己呢?”那个說“年青青的讓孩子扯着,啥也干不了,怎么解放自己呢?”有的說“孩子交給大娘們照看,比咱們有經驗,受不了委屈。”通过自由辯論,一些問題也就解决了。

尽管大部人的思想解决了,而个别人的思想还不是一下搞通了的,个别人还抱着观望的态度。对这样的人可又不能勉强,便采取耐心的等待,帮助启发她們的覺悟,职工家屬刘玉珍,起初自己思想上还鬧不太清楚,不愿参加,心想,参加那个干什么,我又不愁吃不愁穿的,孩子才三个月就讓人家

看那还行。再說过去自己愿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自由自在的，参加进去多不随便，挺别扭的。会上她也不发言，也沒有参加进去。过了几天，看見人家都挺高兴的参加了，大家在一块过的那么好，选区副主任張裕庄又多次地給她解釋参加生产，解放妇女劳动力的好处和发展远景，思想开始了激烈的斗争。她想“人們都加入这个大家庭了，自己还在門外，自己为什么落后呢？不习惯鍛炼鍛炼不就好了嗎。”于是也想参加，但看到自己同院而又多年不說話的宗炳珍在里头，怕合不来，还是不愿参加进去。可是这时心里就好象有块病似的，总是忐忑不安，出来进去的看着大家一块生产，一块生活，有說有笑的，自己就觉着羞羞答答的。后来通过大家帮助，解开了思想上的疙瘩，也愉快地参加了生产。至此，所有的妇女都組織到生产里来了。

先組織生产，后組織生活

随着生产組的建立，一系列新的問題产生了。参加生产后孩子誰照看呢？誰来給作飯吃呢？許多人都感觉到要不解决这个問題，一会孩子要喝水，一会要吃飽飽的，就不用想干活。于是大家就有了

把生活也統一組織起來的要求。大家都提議要組織公共食堂、托兒組。可是由誰來做飯？誰去看孩子呢？於是選區副主任張裕莊和街辦事處作了研究，把大伙召集到一起，連夜開會討論這個問題。

那是個不平常的夜晚，即將建立起來的大家庭，即將開始的新生活，就看今夜大家討論的怎么样了。會議開始很沉默，人們都愿搞生產，不愿看孩子、做飯。不少人心里想過去看孩子做飯，組織起來還是要看孩子做飯，那算什么解放呀？所以沒人吭聲。這種沉默可憋壞了五十三歲的賈大娘。她是賈大爺的老伴，有三個兒女供養，每月給老兩口子七十多元的生活費，日子過的滿富裕，按舊眼光看來她可以呆在家里看着小外甥玩玩，做點好的吃，享享福了。可是她却不這樣想，社會主義大家庭的生活喚起了她年輕的心。她想起舊社會那種吃了上頓沒下頓，牛馬不如的生活，又想想解放後的幸福日子，現在大家又要組織社會主義大家庭，這不就要到共產主義了嗎？這麼大年歲啦，還要過過共產主義生活，真是過去連作夢也沒想到呀。這個巨烈的變化，使她心里怎么也平靜不下來。她想到如果沒人做飯，食堂就成立不起來，社會主義大家庭也

組織不了，生产更不好进行，自己出不了大力就出小力，要自己給大家做飯，不是大伙就不用做飯了嗎？过去做飯是为一家，现在做飯是为大伙。于是賈大娘打破了这个沉默，第一个报名：“你們年輕人去搞生产吧，我来做飯。我年紀大了，比不上年輕人心灵手快，可是我做飯內行，保証讓你們吃好。”大家一看賈大娘主动的提出給大伙做飯，会场馬上熱鬧起来了。王秀英、王万芬大娘也都自报奋勇要和賈大娘一同做飯。可是接着有人說：“一个鍋里擣馬勺，日子长了沒有不吵嘴打架的。”再說“各戶收入不一样，有的愿吃好吃点，有的愿吃賴点，有的愿吃酸的，有的愿吃辣的，众口难調啊！”賈大娘說：“事在人为，天下沒有办不了的事。”經過你一言我一語的討論，大家思想明确了，只要不私心，大伙心气一致，什么事情都好办。宗炳珍主动提出騰出一間房子来作厨房，紧接着有的拿爐子，有的要拿大灶，这个湊一个鍋，那个湊一个籠，不一会食堂的一切都准备好了。

夜深了，會議还在进行着。即将开始的新的集体生活，鼓舞着每一个人，大家兴奋的忘記了睡覺。食堂研究好后，接着商量成立托兒組。赵大娘

和楊大娘看孩子耐心，大家便推选她們照看孩子。相繼一連串的組織建立起来了。家里有縫紉机的夏玉珍和另一个妇女提出为大家縫紉。参加会的几位老大爷也不甘落后，两位老大爷懂得一些商业行道就到胡同口去办日用品供应服务站；王大爷有点文化就当會計，給食堂生产組写写算算的；經常好干净的賈大爷，自然而然的就成了卫生負責人。他們进行了全面安排，并根据自愿和推选相結合的方法分了工。他們是：年輕的参加生产，年老的看孩子、做飯，能写会算的作會計，懂点“行道”的去当售貨員。

一切都安排好了，看起来这个大家庭的建立是没有什么問題了，誰知道又来了一場小小的风波。这是研究好的第二天，在同恒大电綫厂挂上鉤后，工具沒准备好，生产組未能及时投入生产，食堂就开伙了。这时意見可就又来了。做飯的說：“她們不干活，吃飽飯睡大覺，我們这么大年紀不伺候她們。”生产組的人說“我們沒活干，在食堂吃了飯拿么給錢，我不入伙了。”眼看就要散，街党組織及时对大家进行了思想教育，街办事处帮助解决了工具問題，投入了生产，并派人到电綫厂学技术，

厂方也派工人来教，技术上很快地熟練了，生产巩固了，这个大家庭基础就算打起来了。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生产是組織起来的物質基础，举办各种服务事业，特别是組織食堂，必須在多数人参加生产的基础上，进行生活全面安排。因为只有多数人参加了生产，才会产生把生活也組織起来的要求。不然，組織起来也不会巩固。

生产正常了，大伙的情緒也更高了。在举办各項事业中，他們本着勤儉节约因陋就簡的精神，厨房小，大伙就苦战一夜把原来的炕拆了。在这个时候，各方面也都伸出了支援的手，幼兒班沒房子，木尺合作社支援些木材，在院里搭了个棚；河北区圖書館也送来了一批書，帮助建起了圖書館。就这样一切設備都解决了。前后經過三天的苦战，全胡同的四十二戶职工家屬除十三戶双职工外，全部組織起来，仅有的二十七个劳动力，都参加了各种不同的劳动。其中十五个青壯年妇女組成了生产組，給恒大电綫厂加工倒銅絲；两个老大爷搞生产日用品服务站；三个老大娘办起了公共食堂；三个老大娘在托兒組看孩子；两个妇女負責縫紉拆洗組；另外还有一个人作會計、一个人管卫生美化。为了大

家的学习和娱乐成立了俱乐部和图书馆，还設立了儲蓄服务站。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形成了。

新生活开始了

六月十四日，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鴻順里的居民，在他們的生活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頁。

这天早晨，大家都愉快地各自走向不同的劳动崗位。賈大爷起得最早，他把胡同扫的干干净净，把一盆盆的鮮花在甬路两旁摆得整整齐齐。八点鐘一陣鈴响，生产組的十七名青壮年妇女，就坐在自己早已准备好的紡車前开始工作了。紡車飞快地旋轉起来，把一团团的銅絲纏在木軸上。七岁以下的孩子們沒有一个在家的，一清早就都送到托兒組或幼兒班去了。在那里他們学唱歌、跳舞、作游戏、听故事、学礼貌，悶的慌了大娘們还領着孩子們到外边去游逛，誰也不再去纏媽媽了。該吃飯时，生产組的妇女們下了工，上学的和幼兒班的孩子們也回来了；人們陸續到公共食堂来买飯。三个做飯的老大娘早就把飯菜准备好了，挂出菜牌，有米飯，有饅头，有热菜，有凉菜，大家可以随便挑选。为了讓大家吃好，做飯的大娘們尽量保持了家庭飯菜的